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影响财务重述吗？

王 兵¹, 冯 静², 陈紫帆³

(1. 南京大学 商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3; 2. 华泰证券 计划财务部, 江苏南京 210019;
3. 中信证券 投资银行江苏分部, 江苏南京 210019)

[摘要] 审计委员会和 CFO 处于监督和被监督的地位, 然而鲜有文献对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以 2010—2020 年全部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探究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对财务重述的影响。研究发现,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导致了财务重述的增加, 但是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审计委员会勤勉度以及内部控制可以削弱 CFO 兼任对财务重述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年限与财务重述正相关, CFO 过度自信在这一正相关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

[关键词] CFO; 审计委员会; 财务重述; 审计意见; 审计质量; 公司治理; 审计师规模; 内部控制

[中图分类号] F239.4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4833(2023)01-0011-10

一、引言

审计委员会是公司治理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自 2002 年我国引入审计委员会制度并正式写进《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以来, 审计委员会作为董事会的专门委员会, 在监督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加强企业内部控制和完善公司治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 在 2018 年《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修订时, 监管部门明确要求上市公司必须设立审计委员会, 从而强化了审计委员会的作用。

围绕审计委员会实践的发展, 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多聚焦于审计委员会的特征变量, 比如独立性、专业性以及与其他主体如外部审计、内部审计等的互动研究。但学术界忽略了审计委员会成员在履行职责中的角色冲突问题, 最典型的就是财务总监(以下简称 CFO)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的问题。

财务总监或首席财务官是企业高级管理人员, 负责公司的财务报告、财务战略、财务管理及公司预算等方面的工作。而审计委员会的一项职能就是负责审核公司的财务信息及其披露。从职能设立的角度来看, 审计委员会和 CFO 处于监督与被监督的地位。但实践中却存在一些上市公司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的现象, 并且从 2010 年到 2020 年, 存在 CFO 兼任的公司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细究上市公司的相关规范, 并没有明确规定 CFO 不能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尽管在 2019 年 10 月远望谷公司(股票代码 002161)关于深圳证监局《限期整改通知》中提及公司财务总监吕宏主管会计工作, 同时兼任审计委员会成员, 工作岗位职责存在冲突。但实际上, 正如二三四五公司(股票代码 002195)在回复投资者回答时指出的,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符合相关规则的规定^①。

为了考察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我们选择从财务重述视角进行研究。财务重述指的是公司对已公布的财务报告进行的更正和补充, 进行更正和补充表明公司已公布的财务报告存在重大错报, 需要进行更正、重述或修订。财务重述是低会计信息质量的反映^[1]。审计委员会主要职责包括审核财务信息及其披露情况, 已有研究发现, 审计委员会的设立会降低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2-3]。因为审计委员会的设立强化了对财务报表的审核和监督, 减少了财务重述的发生。对于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到底产生了积极还是消极作用, 我们选择从财务重述的视角进行验证。

[收稿日期] 2022-06-13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772084)

[作者简介] 王兵(1978—), 男, 安徽马鞍山人, 南京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博士, 从事审计与公司治理研究; 冯静(1995—), 女, 山西长治人, 华泰证券计划财务部职员, 硕士, 从事内部控制与审计研究, 通讯作者, E-mail: jingfeng1905@163.com; 陈紫帆(1997—), 女, 湖南株洲人, 中信证券投资银行江苏分部职员, 硕士, 从事财务与公司治理研究。

①具体可见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relnews/dongmiqa/2020-04-08/doc-iircuyvh6609193.shtml>。

我们以 2010—2020 年全部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导致了财务重述的显著增加,但是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如国际“四大”)、审计委员会勤勉度以及内部控制能有效削弱 CFO 兼任对财务重述产生的负面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时间越长,CFO 过度自信越会导致财务重述的增加。

本文的可能贡献在于以下三方面:一是补充了高管兼任方面的研究,开拓了新的研究思路。已有文献主要研究 CFO 兼任董事的影响,没有对 CFO 兼任董事会下属专门委员会委员进行具体的细分研究。虽然潘珺和余玉苗检验了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对盈余管理的影响^[4],但他们强调的是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对召集人影响力调节效应,并未对盈余质量(如财务重述)开展专门研究,本文则对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和财务重述的关系展开了深入研究,结果表明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成员会导致盈余质量下降,表现为财务重述的增加。二是本文补充了影响审计委员会有效性因素的文献,丰富了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经济后果的研究。已有文献主要从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专业性、勤勉度、规模、性别多样化、成员特征以及其他方面进行研究^[5-8],缺乏对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这一角度的研究。本文补充了现有文献的空缺,使得审计委员会有效性的影响因素更加丰富。三是本文研究了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影响财务重述的中介效应,即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增加了 CFO 过度自信程度,进而提高了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已有研究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层会做出更多增加收入的盈余管理选择^[9],甚至是欺诈行为^[10],本文通过中介效应检验,进一步验证了 CFO 过度自信会导致财务重述的发生。

二、文献综述

现有文献主要从审计委员会独立性、专业性、勤勉度、规模、性别多样化、成员特征以及其他方面研究影响审计委员会有效性的因素^[5-8]。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独立性越强,越有助于抑制公司盈余管理行为^[4];但管理层介入董事任命会减弱甚至完全抵消审计委员会对盈余管理的监督作用^[11]。审计委员会中拥有会计专业知识的财务专家越多,公司盈余质量越高^[12],审计委员会越勤勉,可自由支配的当前应计项目水平也越低^[13]。审计委员会规模越大,盈余质量越好,审计委员会中女性董事占比越高,越能够显著提高盈余质量^[14]。

其他方面的研究表明,审计委员会主任本地化可以提高财务报告质量^[15],审计委员会主任相对于财务总监的影响力越大,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越可以得到好的监督,如果财务总监同时担任了审计委员会成员,那么审计委员会主任影响力的积极作用会减弱^[4]。CEO 与审计委员会中的独立董事存在社会关系显著降低了财务信息质量^[16]。审计委员会共同选择权(在被任命为 CEO 后加入审计委员会的比例)与错报以及异常应计项目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7]。审计委员会与薪酬委员会的交叠任职有助于公司进行盈余管理^[18],降低了 CEO 薪酬对运气的敏感度,并且形成了信息优势,可以抑制 CEO 在薪酬上的抽租^[19]。战略委员会与审计委员会非独立董事交叠任职比例与企业选择资产剥离战略显著正相关^[20]。

从 CFO 兼任内部董事来看,CFO 兼任内部董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CFO 进入董事会能够帮助董事会获取更多的内部信息,更好地履行监督职能,并且这种治理机制安排能制约 CEO 权力、解决国有企业的代理问题、弥补一些外部治理机制的缺陷^[21]。CFO 担任内部董事使得对财务报告的控制更加有效、盈余质量更高并且财务重述的概率更低。这种治理安排之所以能提高财务报告质量,其作用机制就在于能降低信息不对称、缓解代理问题和提高 CFO 社会地位^[22]。

从投资角度来看,CFO 兼任董事能够提高其所在公司的投资效率,抑制非效率投资行为,并且当公司所面对的外部信息环境越差时,CFO 兼任董事对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越强。进一步地,CFO 进入董事会能够提高其财务执行力,还有利于降低过度投资 - 债务期限错位之间的敏感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过度投资对公司未来经营绩效的负向影响。CFO 进入董事会能有效发挥治理作用,进而提高公司的资源配置效率^[23]。从企业避税行为来看,当企业避税极端保守时,CFO 兼任董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避税程度,但当企业避税极端激进时,兼任并没有显著降低企业避税程度^[24]。

财务重述是会计盈余质量方面的重要研究话题,相关学者也对财务重述进行了综述^[25],研究多聚焦于财务重述的类型、动机、影响因素以及经济后果等方面,尤其以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的研究居多。比如在影响因素方面,较多研究考察公司的基本面特征和治理结构对财务重述的影响^[26],而经济后果主要表现为长短期市场反

应、法律诉讼和赔偿以及融资成本的增加等。

从审计委员会特征与财务重述的以往研究来看,Beasley 以及杨忠莲和杨振慧发现审计委员会的设立能减少财务重述的发生^[2-3]。Abbott 等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独立性、委员会每年召开会议次数与财务错报发生概率显著负相关,并且委员会成员为财务专家时,重述的概率会降低^[27]。审计委员会中拥有会计专业知识的财务专家越多,重新披露财务重述报告的期限越短^[28]。审计委员会规模越大,越不容易发生财务重述^[29]。审计委员会中至少有一名女性成员可以降低财务重述发生的可能性^[30]。

综上所述,近年来,审计委员会和 CFO 的影响已经成为学术界关注的话题。然而,目前审计委员会兼任的相关研究集中在其和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的交叠任职等方面,没有深入研究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的影响。在 CFO 兼任董事方面,没有对 CFO 兼任董事会下属专门委员会委员进行细分研究,不同委员会的职责不一样,从职能设立的角度来看,审计委员会和 CFO 处于监督与被监督的地位,所产生的影响应该也不一样,因此本文对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是否影响财务重述这一问题展开研究。

三、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与财务重述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使得 CFO 可以参与到审计委员会的相关活动中。CFO 作为公司财务负责人,对公司运营及其财务状况非常清楚,因此可以缓解审计委员会在履职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更加有效地发挥审计委员会的监督职能,加强对公司财务报告的监督,从而可能降低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但是,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并良好履职的前提是 CFO 愿意与审计委员会其他成员充分分享他们所掌握的信息,但现实中这一条件并不具备。因此,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未得到有效监督^[4]。本文认为,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不利于审计委员会发挥监督职能,从而会增加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

首先,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损害了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影响其对公司的有效监督。从本质要求来说,成立审计委员会是为了加强对管理层的监督。为了更有效地发挥审计委员会的监督作用,就要保证审计委员会和管理层之间相互独立,而直接让 CFO 加入审计委员会,无疑会让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大打折扣。从两者的具体职能来说,审计委员会的职能之一是负责对公司的财务信息和披露进行审核,CFO 的职能是负责编制公司的财务报告,两者处于监督与被监督的地位。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意味着 CFO 既是财务报告的编制者,又是财务信息的审核者,这样一来 CFO 便陷入了“自我审查”的局面,会增加忽视财务报告差错的概率。此外,与没有管理层任职经验的审计委员会成员相比,拥有任职管理层经验的成员在与审计师发生争执时,会更倾向于支持管理层^[31]。CFO 在作为审计委员会委员审核自己编制的财务信息时,难以保证理想的客观公正态度,在审核自己熟悉并且负责编制的财务信息时难免“看什么都是对的”。面对财务报告差错,CFO 可能站在财务的立场上辩护差错的“合理性”,甚至掩盖财务报告差错,影响审计委员会履行监督职能的客观性。其次,CFO 成为审计委员会委员之后,审计委员会可以直接向 CFO 了解需要知道的相关信息,使得审计委员会与 CFO 之间的沟通更加便捷,也正因为这种便捷性,审计委员会在获取信息时可能会更加依赖 CFO 这一渠道,难以掌握全面的情况。随着兼任时间的增加,CFO 与其他审计委员会委员的关系更加亲近,使得其他委员更加信任其传递的信息。基于管理层的利益驱使,CFO 在向审计委员会委员传递信息时,传递的信息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客观事实和带有个人倾向,甚至可能存在道德风险方面的问题,掩饰公司财务报告存在的问题。此外,在审计委员会日常工作中,CFO 由于掌握着更多的信息,有更大的话语权,在审计委员会的工作中起到更大的决定作用,从而降低了审计委员会履职的客观性^[32]。最后,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的双重身份使得 CFO 在公司治理中拥有的权力更大。高管的权力越大,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越差^[33]。如果公司缺乏有效手段来控制管理层权力,则管理层权力越大,会计信息质量越差^[34]。CFO 拥有的权力更大,意味着话语权更大,这必然会对审计委员会的权力造成侵蚀,不利于发挥其监督职能,增加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₁。

H₁: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与财务重述正相关。

(二) 会计师事务所规模、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与财务重述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影响审计委员会履行监督职能的客观性,主要是由于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

后,形成了自己审核自己负责编制的财务报告的局面,容易忽视财务报告可能存在的差错,并且难以对差错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外部独立的监督财务报表的重要力量,在监督公司财务报表数据和信息披露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越大,通常认为其专业能力越强,独立性越高。具体来说,大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从两个方面缓解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对财务重述的负面影响:一方面,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越大,注册会计师和行业专家的数量越多,开展的专业培训越多,其专业胜任能力越强,提供的审计质量越高,会更多地增加其检查出公司财务错报和漏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越大,独立性越强,他们越不会因为个别客户而降低自身的审计质量和执业声誉,也意味着独立性越强。在 CFO 与审计师发生争执并为错报的“合理性”辩护时,会计师事务所可以更加独立地作出职业判断,并要求 CFO 更正错报,降低财务报告发生错误的概率。

衡量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较为普遍的两种方式为是否为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所或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已有研究发现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历史悠久,是全球范围内认可度较高的会计师事务所,市场对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更加认可。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与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有显著差异,并且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更高^[35]。同时,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业务范围广泛,不单独依赖某一行业或某一家公司,独立性相较于国内“十大”更高,在面对财务报告差错时更会要求 CFO 进行更正。与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相比,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会容忍更少的盈余管理^[36]。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₂。

H₂: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削弱了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与财务重述的正相关关系。

(三) 审计委员会勤勉度、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与财务重述

由于 CFO 深度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掌握着更多的信息,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之后会增加审计委员会对其掌握信息的依赖,CFO 在传达信息时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偏误和倾向,甚至掩盖财务报告中的差错。审计委员会每年会召开若干次会议,这是其了解公司相关信息的重要渠道。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行动意愿可以说是影响其有效性最主要的属性^[37]。审计委员会越勤勉,财务重述的发生率越低^[27]。审计委员会勤勉度可以从两个方面缓解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对财务重述的影响。一方面,审计委员会成员越勤勉,越会在准备和召开审计委员会会议时,通过自身的学习和了解,增进对公司业务的熟悉程度,对财务报表可能存在问题或错报的方面提出更多质疑。通过与 CFO 的互动,增加发现 CFO 由于“自我审查”而忽视问题的概率,及时发现问题并改正问题,减少财务重述发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审计委员会通过会议方式与内部审计、外部审计等人员的交流频繁,对公司的会计或审计方面会有更好的了解,从而增加审计委员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的熟悉程度,减少对 CFO 掌握信息的依赖程度。审计委员会可以提醒内外部审计人员关注企业存在风险的领域,合理分配审计资源,减少财务报表错报的发生。同时,公司内外部审计人员也会在会议期间反馈公司可能存在的问题或者需要沟通的方面,减少了财务报表编制中出现差错的可能性。因此,审计委员会开会的频率越高,越可以增加其发现错误的概率。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₃。

H₃:审计委员会勤勉度削弱了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与财务重述的正相关关系。

(四) 内部控制、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与财务重述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导致 CFO 权力的扩大,对审计委员会的权力造成了侵蚀,不利于审计委员会发挥监督职能。如果可以有效制约 CFO 的权力,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对财务重述的影响。现代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需要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内部控制是实现对代理人权力制衡的基本措施^[38]。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代表企业内部控制环境基础越好,公司治理结构、组织机构设置与权责分配越好,内部审计越能发挥监督作用,使得审计委员会可以遵从科学合理的决策流程,避免 CFO 权力过大造成负面影响。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能够更多地提升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的积极作用,约束兼任存在的消极因素。同时,有效的风险评估和控制活动、顺畅的信息与沟通、完善的监督检查降低了 CFO 权力过大带来的企业风险,通过控制活动、信息沟通和内部审计监督进一步减少了发生财务错报的概率。因此,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越好,越有可能制约由于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带来的 CFO 权力扩大的问题,缓解审计委员会遭到的权力侵蚀,从而减少财务重述。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₄。

H₄:内部控制削弱了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与财务重述的正相关关系。

四、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2010—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审计委员会成员信息由CSMAR数据库及手工查询年度报告、董事会会议决议文件整理得到,CFO信息通过手工整理CSMAR数据库中高管简历得到,迪博内部控制指数来自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数据库,其余所需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在此基础上,本文剔除金融行业样本、ST公司样本、缺失值样本,并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1%水平和99%水平的缩尾处理,筛选后共得到15498个样本^①。

(二) 变量定义

1. CFO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CFOasAC*):由于不同上市公司对财务负责人的称呼不同,本文所谓CFO是指上市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包括首席财务官、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财务副总监、总会计师、计划财务部经理、财务部经理、财务部长等。参考张川和黄夏燕^[32]、潘珺和余玉苗^[4]的研究,若CFO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则取1,否则取0。

2. 财务重述(*Restatement*):本文所指的财务重述包括因前期会计差错导致的财务重述、补充更正公告、补充公告、更正公告、年度报告的更新,因会计估计、会计政策变更导致的财务重述、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财务报告等不定义为财务重述。参考王守海等^[39]的研究,若企业对某一年度财务报告进行财务重述则取1,否则取0。

3. 会计师事务所规模(*Big4*):参考吴水澎和李斌^[35]的研究,采用是否为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作为衡量指标,若事务所为国际“四大”则取1,否则取0。

4. 审计委员会勤勉度(*ACTimes*):参考Abbott等^[27]、王雄元和管考磊^[40]等的研究,采用审计委员会一年内召开会议的次数作为审计委员会勤勉度的衡量指标。

5. 内部控制(*IC*):参考牟韶红等^[41]的研究,采用迪博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并取自然对数作为内部控制质量的衡量指标。

6. 控制变量。参考以往文献^[27,42],本文从公司特征、影响财务重述的因素及CFO特征三个方面选取控制变量。变量定义在表1中列示。

表1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财务重述	<i>Restatement</i>	若企业对某一年度财务报告进行财务重述取1,否则取0
解释变量	CFO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	<i>CFOasAC</i>	若CFO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取1,否则取0
调节变量	会计师事务所规模	<i>Big4</i>	若公司由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取1,否则取0
	审计委员会勤勉度	<i>ACTimes</i>	一年内审计委员会会议召开次数
	内部控制	<i>IC</i>	迪博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取自然对数
控制变量	公司规模	<i>Size</i>	公司总资产取自然对数
	成长性	<i>Growth</i>	营业收入增长率
	资产负债率	<i>Lev</i>	总负债/总资产
	净资产收益率	<i>ROE</i>	税后利润/所有者权益
	市值账面比	<i>VB</i>	市值/账面价值
	存货和应收账款占比	<i>InvRec</i>	存货和应收账款之和占总资产的比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i>Top1</i>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管理层持股比例	<i>Mnghold</i>	管理层持股比例
	两职合一	<i>Duality</i>	若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取1,否则取0
	董事会规模	<i>BoardSize</i>	董事会总人数取自然对数
	董事会独立董事占比	<i>Ind</i>	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总人数
	CFO性别	<i>CFOSex</i>	若CFO为女性取1,否则取0
	CFO年龄	<i>CFOAge</i>	CFO年龄取自然对数
	CFO学历	<i>Edu</i>	若CFO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取1,否则取0
	CFO职称	<i>CPA</i>	若CFO具有CPA或高级会计师职称取1,否则取0
	行业	<i>Industry</i>	行业虚拟变量
	年度	<i>Year</i>	年度虚拟变量

^①审计委员会勤勉度的样本量为6322,内部控制的样本量为14323,为了不减少假设检验的样本量,我们没有对研究的样本量进行统一处理。

(三)模型设定

为检验本文研究假设,本文设定如下待检验模型,其中,模型(1)至模型(4)分别用于检验假设 H₁至假设 H₄,重点关注系数 α_1 、 γ_3 、 β_3 及 δ_3 的方向和显著性,采用 Logit 模型进行回归。由于解释变量在行业中的分布存在较大差异,本文选择在行业层面对标准误差进行聚类处理。

$$Restatement = \alpha_0 + \alpha_1 CFOasAC + \sum Controls + \varepsilon \quad (1)$$

$$Restatement = \gamma_0 + \gamma_1 CFOasAC + \gamma_2 Big4 + \gamma_3 CFOasAC \times Big4 + \sum Controls + \varepsilon \quad (2)$$

$$Restatement = \beta_0 + \beta_1 CFOasAC + \beta_2 ACTimes + \beta_3 CFOasAC \times ACTimes + \sum Controls + \varepsilon \quad (3)$$

$$Restatement = \delta_0 + \delta_1 CFOasAC + \delta_2 IC + \delta_3 CFOasAC \times IC + \sum Controls + \varepsilon \quad (4)$$

五、实证检验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列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财务重述(Restatement)的均值为0.101,说明10.1%的公司发生了财务重述。CFO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CFOasAC)的均值为0.070,说明7%的公司存在CFO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的现象。

(二)相关性分析

在相关性分析方面(未列示表格,留存备索),我们发现,被解释变量财务重述(Restatement)与解释变量CFO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CFOasAC)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财务重述(Restatement)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Big4)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财务重述(Restatement)与审计委员会勤勉度(ACTimes)负相关,财务重述(Restatement)与内部控制(IC)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大多数控制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相关性显著,说明模型拟合效果较好,研究结果较为稳健。此外,其他相关性系数大多低于0.25,系数方差膨胀因子小于3,说明本文采用的模型不容易受多重共线性问题的干扰。

(三)回归分析

表3的列(1)至列(4)分别为假设 H₁、H₂、H₃ 和 H₄的回归检验结果。列(1)所示,CFO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CFOasAC)与财务重述(Restatement)的系数为0.210,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CFO兼任审计委员会增加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假设 H₁ 得到验证。列(2)所示,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的交互项(CFOasAC × Big4)与财务重述(Restatement)的系数为-0.96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越大,越可以削弱CFO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与财务重述的正相关关系,假设 H₂ 得到验证。列(3)所示,审计委员会勤勉度的交互项(CFOasAC × ACTimes)与财务重述(Restatement)的系数为-0.202,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审计委员会越勤勉,越可以削弱CFO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与财务重述的正相关关系,假设 H₃ 得到验证。列(4)所示,内部控制的交互项(CFOasAC × IC)与财务重述(Restatement)的系数为-1.627,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内部控制质量越好,越可以削弱CFO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与财务重述的正相关关系,假设 H₄ 得到验证。

在控制变量方面,企业成长性越强、资产负债率越高以及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的公司,越可能发生财务重述,而企业财务业绩越好的企业,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越低。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N	mean	p50	sd	min	max
Restatement	15498	0.101	0.000	0.301	0.000	1.000
CFOasAC	15498	0.070	0.000	0.255	0.000	1.000
Big4	15498	0.047	0.000	0.212	0.000	1.000
ACTimes	6322	4.802	4.000	1.765	0.000	22.000
IC	14323	6.482	6.507	0.136	5.739	6.748
Size	15498	22.114	21.928	1.254	19.790	26.102
Growth	15498	0.181	0.116	0.404	-0.590	2.667
Lev	15498	0.414	0.403	0.206	0.050	0.901
ROE	15498	0.058	0.070	0.135	-0.870	0.305
VB	15498	0.613	0.612	0.243	0.114	1.156
InvRec	15498	0.270	0.252	0.163	0.006	0.746
Top1	15498	0.344	0.322	0.149	0.003	0.900
Mnghold	15498	0.145	0.013	0.200	0.000	0.687
Duality	15498	0.286	0.000	0.452	0.000	1.000
Boardsize	15498	2.135	2.197	0.196	1.386	2.890
Ind	15498	0.373	0.333	0.055	0.167	0.800
CFOSex	15498	0.322	0.000	0.467	0.000	1.000
CFOAge	15498	3.821	3.829	0.135	3.296	4.263
Edu	15498	0.864	1.000	0.343	0.000	1.000
CPA	15498	0.623	1.000	0.485	0.000	1.000

六、进一步检验

(一)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年限与财务重述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年限越久, 越容易发生财务重述。首先,CFO 和审计委员会委员共事的时间越久, 和审计委员会委员关系越友好, 这会增加审计委员会成员对其所掌握信息的依赖性, 降低审计委员会其他成员的独立性和监督能力。其次,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年限越久, 对于 CFO 和审计委员会所负责的事务越清楚, 资历也会越久, 在审计委员会中拥有的话语权越大。最后,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年限越久, 在公司中的权力会越大, 对审计委员会权力的侵蚀也会越强。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年限 (*CFOasAC_Time*) 采用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的年限数进行衡量, 回归结果如表 4 列(1)所示。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年限 (*CFOasAC_Time*) 与财务重述 (*Restatement*) 的系数为 0.029, 且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 说明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年限越久, 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越大。

(二) CFO 过度自信中介效应

由于 CFO 直接参与公司治理并掌握着丰富的信息,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之后, 面对的是对公司状况不甚了解的审计委员会委员, 在审核财务报告信息及其披露情况时, 会因掌握更多的信息而更加自信, 因此也会增加由于个人认知局限性而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此外,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也扩大了 CFO 在公司的权力, 权力的扩张也会带来过度自信程度的增加。过度自信程度的增加会导致对未来乐观的估计偏差^[10], 但事后未实现乐观的业绩时, CFO 就会进行业绩更正, 从而增加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因此, 本文认为 CFO 过度自信 (*Confidence*) 是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与财务重述关系的中介, 并且借鉴姜付秀等^[43]、程富和吴粒^[44]等的研究, 本文采用高管相对薪酬法衡量 CFO 过度自信, 即采用 CFO 薪酬与管理层薪酬总额的比例进行衡量, 该比例越大, 说明 CFO 越自信。本文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45]总结的中介效应依次检验回归系数法, 依次比较回归系数是否显著来检验中介效应是否成立。

表 4 列(3)结果表明,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 (*CFOasAC*) 与 CFO 过度自信 (*Confidence*) 的系数为 0.015, 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增加了 CFO 过度自信的程度。在假设 H₁ 模型引入 CFO 过度自信 (*Confidence*) 变量后,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 (*CFOasAC*) 和 CFO 过度自信 (*Confidence*) 与财务重述 (*Restatement*) 的系数分别为 0.200 和 0.707, 且分别在 1% 和 10% 水平上显著。说明 CFO 过度自信在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影响财务重述的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 中介效应系数为 0.051。

表 3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i>Restatement</i> (1)	<i>Restatement</i> (2)	<i>Restatement</i> (3)	<i>Restatement</i> (4)
<i>CFOasAC</i>	0.210 *** (3.546)	0.219 *** (3.623)	1.021 ** (2.318)	10.716 *** (4.822)
<i>Big4</i>		-0.788 *** (-4.201)		
<i>CFOasAC × Big4</i>		-0.962 *** (-3.400)		
<i>ACTimes</i>			0.019 (0.759)	
<i>CFOasAC × ACTimes</i>			-0.202 ** (-2.012)	
<i>IC</i>				-0.871 *** (-5.037)
<i>CFOasAC × IC</i>				-1.627 *** (-4.751)
<i>Size</i>	-0.080 ** (-2.417)	-0.041 * (-1.711)	-0.105 (-1.440)	-0.064 * (-1.758)
<i>Growth</i>	0.295 *** (7.019)	0.284 *** (6.718)	0.406 *** (5.502)	0.376 *** (9.382)
<i>Lev</i>	0.921 *** (6.733)	0.882 *** (6.738)	0.831 *** (4.850)	0.909 *** (6.503)
<i>ROE</i>	-1.179 *** (-7.603)	-1.178 *** (-7.811)	-1.334 *** (-4.335)	-0.855 *** (-4.038)
<i>VB</i>	0.104 (0.863)	0.065 (0.541)	0.117 (0.523)	0.108 (0.873)
<i>InvRec</i>	-0.269 ** (-1.964)	-0.293 ** (-2.038)	-0.451 ** (-2.122)	-0.209 (-1.453)
<i>Top1</i>	-0.410 *** (-2.959)	-0.368 *** (-2.982)	-0.163 (-0.556)	-0.271 * (-1.853)
<i>Mnghold</i>	0.117 (1.069)	0.121 (1.131)	0.399 (1.170)	0.230 * (1.756)
<i>Duality</i>	0.124 *** (3.400)	0.121 *** (3.364)	0.158 ** (2.129)	0.153 *** (3.662)
<i>Boardsize</i>	-0.109 (-1.258)	-0.101 (-1.107)	-0.132 (-0.796)	-0.104 (-0.669)
<i>Ind</i>	0.799 ** (2.205)	0.884 ** (2.311)	0.291 (0.623)	0.955 ** (2.006)
<i>CFOSex</i>	0.025 (0.844)	0.037 (1.285)	-0.048 (-1.211)	0.031 (1.372)
<i>CFOAge</i>	-0.361 * (-1.758)	-0.350 * (-1.705)	-0.536 ** (-2.026)	-0.119 (-0.593)
<i>Edu</i>	-0.081 *** (-2.698)	-0.073 ** (-2.391)	-0.192 * (-1.661)	-0.003 (-0.096)
<i>CPA</i>	-0.122 (-1.485)	-0.118 (-1.429)	-0.160 *** (-3.154)	-0.097 (-1.293)
<i>_cons</i>	0.588 (0.503)	-0.314 (-0.326)	1.823 (0.844)	4.572 ** (2.290)
<i>Year/Industry</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5498	15498	6322	14323
Pseudo R ²	0.081	0.083	0.091	0.083

注: ***、** 和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 z 值, 标准误差均经过行业层面的聚类调整, 下同。

七、稳健性检验

(一) 内生性问题

1. 样本自选择问题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很大程度上是公司和个体自己选择的结果,因此,为了避免样本自选择问题,本文采用 PSM 检验对样本进行一对匹配。参考孙雪娇等^[24]的研究,本文选择公司特征和 CFO 个人特征进行控制,采用最近邻匹配法按照 1:1 进行重新配比。选取的控制变量有成长性 (*Growth*)、资产负债率 (*Lev*)、净资产收益率 (*ROE*)、存货和应收账款占比 (*InvRec*)、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Top1*)、管理层持股比例 (*Mnghold*)、两职合一 (*Duality*)、董事会规模 (*Boardsize*)、董事会独立董事占比 (*Ind*)、CFO 性别 (*CFOSex*)、CFO 年龄 (*CFOAge*)、CFO 学历 (*Edu*) 和 CFO 职称 (*CPA*) 等。表 5 的列(1)结果显示,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 (*CFOasAC*) 与财务重述 (*Restatement*) 在 5% 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验证了前文结论的可靠性。

另外,我们还采用 Heckman 两阶段模型加以检验。存在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现象的公司有可能受到审计委员会人数的影响。周冬华等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人数越多,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越好^[46]。审计委员会人数越多,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后在审计委员会中起的决定性作用或者影响越弱,对公司内部控制的影响越小,公司越有可能任命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这样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 CFO 损害审计委员会独立性的问题,又满足了公司需要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的需求。在第一阶段,本文以公司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成员 (*CFOasAC*) 为被解释变量,以审计委员会人数 (*ACNum*) 和前文控制变量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接着,利用第一阶段回归拟合的 IMR 代入假设 H₁ 模型检验。结果发现,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成员 (*CFOasAC*) 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验证了前文结论的可靠性。

2. 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考虑

虽然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并不违反相关法规,但是审计委员会和 CFO 处于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地位,内部控制良好的公司可能不会存在这种兼任情况。因此,当公司出现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的情况时,可能说明公司内部控制存在问题,也就是说,内部控制失效就会导致公司出现财务重述。为了减轻这一问题产生的疑虑,我们将内部控制 (*IC*) 作为解释变量,将财务重述 (*Restatement*) 和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 (*CFOasAC*) 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内部控制与财务重述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内部控制确实会影响财务重述,内部控制质量越好,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越小,这与前文内部控制在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对财务重述的影响中起到调节作用的结论一致。但是内部控制与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的系数不显著,说明内部控制不会影响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内部控制不是导致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的一个主要原因。

3. 滞后一期

本文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CFOasAC_lag1*) 后重新进行了回归分析。表 5 列(2)结果显示,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滞后一期 (*CFOasAC_lag1*) 与财务重述 (*Restatement*) 在 1% 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再次验证了前文结果的可靠性。

(二) 其他稳健性检验

1. 替换被解释变量

在前文的检验中,被解释变量为财务重述 (*Restatement*),为了检验本文结论的稳健性,现采用财务重述次数 (*Times*) 来检验。财务重述次数越多,代表会计信息质量越低,我们使用 OLogit 模型对其进行检验。结果(表格未列示,留存备索)显示,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 (*CFOasAC*) 与财务重述次数 (*Times*) 在 1% 或 5% 的水平上显著,与前文的结论一致。

表 4 进一步检验结果

变量	<i>Restatement</i> (1)	<i>Restatement</i> (2)	<i>Confidence</i> (3)	<i>Restatement</i> (4)
<i>CFOasAC_Time</i>	0.029 *			
	(1.824)			
<i>CFOasAC</i>		0.210 *** (3.546)	0.015 *** (7.093)	0.200 *** (3.229)
<i>Confidence</i>			0.707 * (1.916)	
<i>Controls</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Year/Industry</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5498	15498	15498	15498
Pseudo/Adj R ²	0.080	0.081	0.110	0.081

表 5 内生性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i>Restatement</i> (1)	<i>Restatement</i> (2)
<i>CFOasAC</i>	0.254 ** (2.521)	
<i>CFOasAC_lag1</i>		0.211 *** (3.295)
<i>Controls</i>	控制	控制
<i>Year/Industry</i>	控制	控制
N	1776	12972
Pseudo R ²	0.053	0.081

2. 改变回归年份

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许多企业经济数据并非正常水平。为了控制疫情的影响,我们将回归年份改为2010—2018年以检验结果是否稳健。结果(未列示表格,留存备索)显示,CFO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CFOasAC*)与财务重述(*Restatement*)在1%或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没有改变本文的主要结论。

八、结论与不足

本文以2010—2020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CFO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是否影响财务重述这一问题。研究发现,CFO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会增加,不利于审计委员会监督职能的发挥;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越大、审计委员会越勤勉及内部控制质量越高,CFO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对财务重述产生的影响越小。进一步分析的结果显示,CFO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年限越长,越可能发生财务重述;CFO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增加了CFO的过度自信程度,从而增加了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如下启示:首先,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通常,大多数审计委员会委员并不直接参与公司管理,掌握的信息有限,CFO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可能损害了审计委员会独立性,影响其监督职能的履行,容易造成财务报告的重大错报。公司在任命CFO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时应该充分考虑CFO兼任对审计委员会有效性的影响以及对公司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其次,公司应当加强审计委员会制度建设与内部控制建设,组织审计委员会委员定期召开与公司的财务部门、内部审计以及内部控制部门的会议,切实保证审计委员会监督职能得到充分发挥。最后,监管部门应当进一步完善关于审计委员会制度的相关规范,对CFO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对财务重述产生的负面影响加以考虑,通过规章制度对CFO是否应该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兼任相对应的职责权限等加以规定,保证审计委员会履职的有效性,保护投资者的利益,维持公司的正常健康规范运作。

本文存在的研究不足是尽管我们进行了很多稳健性检验,也可能无法完全排除潜在的CFO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的内生性问题。

参考文献:

- [1] Anderson K, Yohn T. The effect of 10K restatements on firm value, information asymmetries, and investors' reliance on earnings [R]. Working paper, 2002.
- [2] Beasley M.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board of director composition and financial statement fraud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1996, 71:433–465.
- [3] 杨忠莲,杨振慧. 独立董事与审计委员会执行效果研究——来自报表重述的证据[J]. 审计研究, 2006(2):81–85.
- [4] 潘珺,余玉苗. 审计委员会履职能力、召集人影响力与公司财务报告质量[J]. 南开管理评论, 2017, 20(1):108–118.
- [5] 杨忠莲. 审计委员会国际研究综述[J]. 审计研究, 2003(2):36–40.
- [6] 吴清华,王平心,冯均科. 审计委员会之治理效率:实证文献述评与未来研究方向[J]. 审计研究, 2006(4):72–82.
- [7] 谌嘉席,王立彦. 国内审计委员会研究:十年回顾与展望(2002—2011)[J]. 审计研究, 2012(4):61–67.
- [8] 涂建明,李晓玉. 我国审计委员会研究的透视与展望——基于CSSCI(1998—2010)的分析[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2):70–75.
- [9] Hribar P, Yang H. CEO overconfidence, managerial earnings forecasts,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R]. Working paper, 2010.
- [10] Schrand C, Zechman S. Executive overconfidence and the slippery slope to financial misreporting.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J], 2012, 53(1–2):311–329.
- [11] 王守海,李云. 管理层干预、审计委员会独立性与盈余管理[J]. 审计研究, 2012(4):68–75.
- [12] 瞿华云. 审计委员会和盈余质量——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J]. 审计研究, 2006(6):50–57.
- [13] Xie B, Davidson W, DaDalt P. Earnings management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 role of the board and the audit committee [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03, 9(3):2295–2316.
- [14] 李桂荣,高艾. 审计委员会中女性任职对盈余质量的影响——来自2011—2015年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 2017(4):44–54.
- [15] 谢德仁,汤晓燕. 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本地化与公司盈余质量[J]. 审计研究, 2012(6):90–96.
- [16] 朱朝晖,李敏鑫. CEO与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的社会关系对财务信息质量的影响[J].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2020(2):33–51.
- [17] Cassell C, Myers L, Schmardebeck R. The monitoring effectiveness of co-opted audit committees [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18, 35(4):1732–1765.
- [18] 邓晓岚,陈运森,陈栋. 审计委员会与薪酬委员会委员交叠任职、盈余管理与经理人薪酬[J]. 审计研究, 2014(6):83–91.

- [19] 邓晓岚,陈栋,陈运森. 专门委员会重叠与 CEO 运气薪酬: 基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证据[J]. 会计研究,2015(7):49–55.
- [20] 薛有志,张荣荣,张钰婧. 专业委员会交叠任职对资产剥离的影响——基于战略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的研究视角[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1(6):84–98.
- [21] 孙光国,郭睿. CFO 内部董事有助于董事会履行监督职能吗? [J]. 会计研究,2015(11):27–33.
- [22] 宁美军,刘永祥. CFO 内部董事与财务报告质量[J]. 会计研究,2021(5):3–14.
- [23] 袁建国,范文林,程晨,等. CFO 兼任董事能促进公司提高投资效率吗?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管理评论,2017(3):62–73.
- [24] 孙雪娇,翟淑萍,甦叶. CFO 兼任董事能抑制企业极端避税行为吗? [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1(1):67–76.
- [25] 何威风. 财务重述:国外研究述评与展望[J]. 审计研究,2010(2):97–102.
- [26] 何慧华,方军雄. 监管型小股东的治理效应: 基于财务重述的证据[J]. 管理世界,2021(12):176–195.
- [27] Abbott L, Parker S, Peters G. Audit committee characteristics and restatements[J].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2004, 23(1):69–87.
- [28] Schmidt J, Wilkins M. Bringing darkness to light: The influence of auditor quality and audit committee expertise on the timeliness of financial statement restatement disclosures[J].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2013, 32(1):221–244.
- [29] Lin J, Li J, Yang J. The effect of audit committee performance on earnings quality[J]. Managerial Auditing Journal, 2006, 21(9):921–933.
- [30] Oradi J, Izadi J. Audit committee gender diversity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Evidence from restatements[J]. Managerial Auditing Journal, 2019, 35(1):67–92.
- [31] DeZoort F, Salterio S. The effect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experience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and audit knowledge on audit committee members' judgments [J].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2001, 20(2):52–64.
- [32] 张川,黄夏燕. 审计委员会权力侵蚀、管理层激励与盈余质量[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18(3):40–51.
- [33] 权小锋,吴世农. CEO 权力强度、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业绩的波动性——基于深交所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2010(4):142–153.
- [34] 黄芳,张莉芳. 管理层权力、审计委员会主任 - 高管私人关系与会计信息质量[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20(1):25–33.
- [35] 吴水澎,李奇凤. 国际四大、国内十大与国内非十大的审计质量——来自 2003 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当代财经,2006(2):114–118.
- [36] 漆江娜,陈慧霖,张阳. 事务所规模? 品牌? 价格与审计质量——国际“四大”中国审计市场收费与质量研究[J]. 审计研究,2004(3):59–65.
- [37] Kalbers L, Fogarty T. Audit committee effectivenes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contribution of power[J].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1993, 12(1):24–49.
- [38] 杨雄胜. 内部控制理论研究新视野[J]. 会计研究,2005(7):49–54+97.
- [39] 王守海,许薇,刘志强. 高管权力、审计委员会财务专长与财务重述[J]. 审计研究,2019(3):101–110.
- [40] 王雄元,管考磊. 关于审计委员会特征与信息披露质量的实证研究[J]. 审计研究,2006(6):42–49.
- [41] 牟韶红,李启航,于林平. 内部控制、高管权力与审计费用——基于 2009—2012 年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的经验研究[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14(4):40–49.
- [42] 吕梦,王兵,苏文兵. 审计委员会与审计总监任期重叠影响公司盈余质量吗[J]. 会计研究,2021(1):155–166.
- [43] 姜付秀,张敏,陆正飞,等. 管理者过度自信、企业扩张与财务困境[J]. 经济研究,2009(1):131–143.
- [44] 程富,吴粒.“操纵抑制”还是“操纵促进”: CFO 专业背景的影响[J]. 南开管理评论,2022(1):202–215.
- [45] 温忠麟,叶宝娟. 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 心理科学进展,2014(5):731–745.
- [46] 周冬华,周花,方瑄. 审计委员会 IT 专长能否提高内部控制质量? [J]. 审计研究,2022(5):106–117.

[责任编辑:刘 茜]

Does CFO Serving as Audit Committee Affect Financial Restatement?

WANG Bing¹, FENG Jing², CHEN Zifan³

(1. School of Busines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2. Planning and Finance Department, Huatai Securities, Nanjing 210019; 3. Jiangsu Branch of Investment Banking Department, Zhongxin Securities, Nanjing 210019, China)

Abstract: CFOs and audit committees are in a position of supervising and being supervised, yet there is little literature on the impact of CFOs serving on audit committees in depth. This article takes all A shares from 2010 to 2020 as a sampl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CFO's concurrent audit committee membership on financial restatements. The study finds that CFO's concurrent audit committee membership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financial restatement, but accounting firm size, audit committee diligence, and internal control can weaken this positive relationship. Further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year of CFO concurrently serving as a member of the audit committee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financial restatement, and CFO overconfidence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is positive correlatio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have certain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Key Words: CFO; Audit Committee; financial restatements; audit opinion; audit quality; corporate governance; auditor size; internal control